



唐崖土司城址十年精心保护 石质文物细述 六百年慢时光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
通讯员 舒淑

武陵山深处，咸丰县唐崖河畔，历经六百余年风雨的唐崖土司城址静静矗立，以沧桑岁月诉说唐崖土司曾经的显赫与荣光。

2015年，由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址、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、贵州遵义海龙屯联合申报的“土司遗址”项目，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这是湖北继武当山古建筑群、明显陵之后的第3处世界文化遗产。世界文化遗产，素有“皇冠上的明珠”之誉。

十年时光，对于拥有六百余年历史的唐崖土司城址而言不过一瞬。但在守护者的精心呵护下，唐崖土司城址已不再是沉默的遗存，六百载岁月变得可触可感，原生风貌得以延续传承。

近日，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“世遗唐崖”，探寻这颗“皇冠明珠”十年守护的故事。

石质文物修复是世界性难题

初冬清晨，鸟鸣唤醒唐崖土司城。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管理处总工程师何继明与同事准时来到“荆南雄镇”牌坊下，开展每日的“望闻问切”：用软毛刷轻扫石面露水，以细竹签小心剔除石缝杂草。

这座牌坊始建于明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，通高7.15米，面阔8.4米，以四柱三门、双重屋檐的规制，矗立于衙署建筑群中轴线起点。它不仅是唐崖土司城址的标志性建筑，更是现存土司遗址中等级最高、体量最大的礼制性建筑。

“唐崖土司城鼎盛时期，形成‘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’的山地城市格局。清雍正‘改土归流’后逐渐废弃，历经16代18位土司，存续达381年。”何继明介绍，如今遗址留存的主要是“石头城”，牌坊、石刻、墓葬、街道、城墙等均以石材建造，原料取自周边山体。

数百年的风吹日晒，令牌坊伤痕累累；石面裂隙遍布，拼接处可见水渍，青苔与微生物在石缝滋生，不少部位出现空鼓。1856年重庆黔江小南海6.25级地震，更导致牌坊街接部位错位，最大距离达3至5厘米。“遗址内的石质文物以砂岩为主，质地疏松易层状剥落，加上温度骤变、水分渗透、微生物侵蚀，病害问题迫在眉睫。”何继明说。

自2021年起，管理处联合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等机构，启动对牌坊等石质文物的全面勘察。

团队运用非金属超声检测仪探查石体裂隙，以探地雷达定位空鼓区域，借助微波测湿仪监测石材含水率，不仅摸清了表层风化、内部损伤情况，还发现了肉眼难以辨识的隐蔽病害。

“一次性勘察远远不够，需要长期监测。”何继明介绍，牌坊关键部位已安装6套监测设备，全年无休记录周边温湿度变化、石材裂隙扩张与空鼓动态，将环境影响转化为可量化数据，为判断病害趋势、调整保护策略提供依据。

为寻找适配的修复方案，团队从唐崖周边采集原生砂岩，在实验室模拟当地温度、降水、湿度等自然环境，还原砂岩风化过程。“只有让样本经历与牌坊相同的‘四季考验’，才能避免盲目修复造成二次伤害。”何继明坦言，石质文物修复是世界性难题，模拟研究仍在持续推进。

与此同时，数字化保护同步展开。管理处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技术团队，运用高精度激光扫描对牌坊纹饰、裂隙、构件进行全方位“数字建模”，提取三维坐标信息，构建与实物1:1的数字模型。该模型既完整留存牌坊当前风貌，也为后续修复方案推演与效果评估提供支撑。

构建“三网”一体保护体系

“去年3月那场火，起火点位于核心区外，距离‘夫妻杉’仅30米，若未及时处置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唐崖土司城遗址管理处六级职员王明松回忆时仍心有余悸。

“夫妻杉”矗立于唐崖土司城玄武山顶，两棵杉树高约44米，相距3米并肩而立，枝叶连理、相依相扶，树龄已逾四百年。相传为土司覃鼎夫妇亲手所植。覃鼎因征讨“奢安之乱”有功升任宣抚使，在其任内，土司城达到鼎盛。这棵古树因而成为遗址自然景观的核心标志，承载着土司后裔的文化记忆与乡愁。

址自然景观的核心标志，承载着土司后裔的文化记忆与乡愁。

事发当日，覆盖玄武山区区域的高清摄像头及时捕捉到山林冒烟点，王明松立即通知附近巡逻人员携带便携式灭火器赶赴现场，并联动周边村镇组织志愿力量支援。“从发现火情到彻底扑灭，全程仅用30分钟。”王明松说。

在管理处工作十多年的王明松，亲历了“天网+地网+人网”三位一体综合防范体系的构建。

“文物安全是保护的底线。”他介绍，国家文物局每3个月运用遥感技术对遗址区域进行影像对比，植被异常改动、管线铺设施工等情形，卫星影像均能清晰捕捉，如同“天眼”时刻守护；遗址核心区分布有275个高清监控摄像头，通过智慧文物安全防控综合管理平台整合广播音像、防雷预警、消防联动等功能，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运转；3.62公里围网结合周边山体、河道等天然屏障，封闭人员易进出区域，构建起重点防控与自然阻隔相结合的“地网”。

“绕围栏巡查一圈需2小时，巡查人员须细致检查文物本体、安防设施与植被环境，发现异常必须第一时间上报。”王明松表示，遗址实行全员巡查责任制，管理处工作人员、景区运营团队、保洁员、保安等所有在岗人员，每日需沿围栏接力巡视，确保不留安全死角。

今年10月29日，湖南省永顺县、贵州省汇川区、湖北省咸丰县三地共同签署《土司遗址保护利用十年行动计划（2026—2035）》，明确谋划申报唐崖土司遗址监测预警系统升级改造项目，对现有安防、消防设施进行提质改造，持续提升文物安全防护能力。

专为一座单体文化遗产保护立法

唐崖土司城址环境整治（四期）项目现场，工人们手持小型工具，正对10栋传统民居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。“所有破土作业，挖掘深度必须控制在20厘米以内。”唐崖土司城遗址管理处遗址管理监测科副科长张赞守在现场，反复向工人强调。

不远处，87岁的覃国清时隔五年再次走进城址，沿青石板路缓步前行，感慨道：“跟当年一样，没有变化！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没丢！”身旁77岁的黄梁江也连连点头。

两位老人或许不知，过去十年间，唐崖土司城址已先后实施完成文物保护一、二、三期工程，以及环境整治一、二、三期工程等一系列保护与展示项目。“请看这两块指示牌，一块是申遗时安装的，一块是去年更新的求助指示牌。从选材、颜色到字体，是不是特别统一？两者相隔近十年！”张赞说，城址的保护，既要到核心区内存文物建筑与环境实施整体性保护，也需治理人为建设性破坏，维护城址周边传统风貌的原真性。

“我们要维护城址本来的样貌。唯有如此，唐崖的风貌才是鲜活的，才能经得起时间检验。”张赞进一步解释，“世界遗产”并非终身荣誉，若保护不到位，可能被列入《濒危世界遗产名录》，严重时甚至会被取消资格。2009年，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因修建现代化桥梁破坏原有景观而被除名，便是前车之鉴。

为守护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，2013年12月1日，《唐崖土司城址保护管理办法》施行。这是湖北省第一部针对单体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法规。该办法明确规定：一类缓冲区建筑檐高不得超过6米，二类缓冲区不得超过10米，三类缓冲区最高不超过7层，同时对建筑选址、风貌样式等作出详细规范。

“缓冲区涉及6个行政村，区域内历史形成的老旧民居数量众多。按规定，缓冲区内新建建筑需同时获得规划部门和文物部门批准方可动工，新建房屋管控曾面临不小压力。但如今，城址保护已赢得老百姓广泛的认同与理解。”张赞说。

“以前总觉得遗产保护是政府的事，与老百姓无关。后来才明白，这城址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，护好它就是守住唐崖的根。”唐崖村村村民石峻文的话，道出了当地村民的共同心声。

参加第五届咸丰·世遗唐崖论坛时，世界遗产专家Carolina Castellanos由衷感慨：“这里不仅完整保留了遗址的历史风貌，更难得的是，生活在此的人们真心认同并积极参与保护。”



讲解员陈飞站在“荆南雄镇”牌坊前。（湖北日报通讯员 舒淑 摄）

唐崖土司城址 从县级文物 到世界遗产的 保护之路

1978—1986 基础奠定

被登记为
不可移动文物

被公布为
县级文物保护单位

1988—2006 层级提升

被公布为省级、省级
直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2011—2013 启动考古

被列入《中国世界文化
遗产预备名单》
颁布相关法规与规划

2015 走向世界

成功列入
《世界遗产名录》

唐崖土司城址是土司制度的实物见证、山地城市的杰作典范、多民族文化发展融合的结晶。它独特的自然选址、内外有别的规划体系，汇集了山地城市、家族墓地等多种社会生活载体，是人类智慧和创造的结晶。

——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组

（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 整理）



讲解员正在为参加唐崖土司城址“小导游”研学活动的学生做示范。（湖北日报通讯员 申一惠 摄）

从旅拍到研学 世遗唐崖“潮”起来了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
通讯员 舒淑

11月14日，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内，“荆南雄镇”牌坊下，5岁的小游客周姝妙身着精心复原的织金云纹土司服饰，在摄影师的引导下侧身仰首。快门轻响间，一张兼具历史厚重感与国潮美学风格的旅拍作品就此定格。

“我们致力于让每张照片都讲述出土司故事，这项体验让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延长了近两小时。”唐崖土司城址旅游公司营销主管覃亚美介绍，团队深入考究史料，精心复原了百余套融合传统纹样与民族元素的土司服饰。该系列一经推出，便受到年轻游客群体的青睐。

除了旅拍，景区还打造了“梦回唐崖”情景演出与土司巡游互动项目。

在衙署遗址区，演员们身着复原服饰，生动再现“土司理政”场景，其中的升堂问案、颁布政令等细节均严格参照史料。而以“覃鼎出征”为主题的巡游队伍，手持仿制兵器与旗旗，沿“三街十八巷”行进，让游客直观感受土司城的军事文化与历史氛围。

正值恩施州多地中小学秋假期间，作为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，唐崖土司城址适时推出了系列特色研学课程。在模拟考古现场，学生们手持专用工具，认真完成文物清理、碎片拼对、粘接固定等操作步骤，通过亲手实践体会文物保护的严谨与艰辛。

践体会文物保护的严谨与艰辛。

“我们希望让孩子们跳出单向听讲的模式，在动手实践中读懂历史。”覃亚美表示，景区目前已形成多元化的研学体系：学生可通过聆听导师讲解、动手复原城址模型，理解唐崖土司城的人文历史；通过搭建土家吊脚楼，领略“依山就势”的建筑智慧与民俗风情；通过“唐崖勇士出征”闯关游戏，在答题、拼图中了解“改土归流”背景下的城址兴衰。“今年已接待多批研学团队，仅此板块即实现收入80万元。”

让文化遗产“活起来”的探索远不止于此。

唐崖河畔，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项目正加紧推进，预计2026年底全面完成。届时，一座集研究、展示、体验功能于一体的唐崖土司遗址博物馆将拔地而起，配套的游客中心、停车场、廊桥等设施也将同步完善。

“我们的目标是让沉睡六百年的土司文化真正‘活’起来，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文化纽带。”唐崖土司城遗址管理处主任申艳介绍，未来博物馆将运用先进光影技术，结合“中轴线布局”“三街十八巷”的历史格局，重现城址鼎盛时期的恢宏景象。恢复水运动功能的唐崖河上，游客可乘船游览，感受昔日“荆南雄镇”舟楫往来、商旅辐辏的繁华。孩子们能在研学工坊学习土剧、体验非遗手工，专家学者则可在研究中心深入挖掘土司制度的历史价值。

把唐崖的故事讲下去 一份跨越 祖孙三代的承诺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
通讯员 舒淑

站在唐崖土司城址的石牌坊下，讲解员陈飞的嗓音温润有力。她手指石上浮雕，将“土王出巡”的往事娓娓道来，仿佛真让六百年的石头开口说了话。

她的讲述，不只是职业的表达，更是一份跨越祖孙三代的承诺。

陈飞的爷爷陈照南，是这片遗址最早的守护者。

一个放牛娃出身的老人，近乎文盲，却凭着对城址一草一木的熟稔，见证了它从县级文保单位一步步走向“国家级”，亲历了申遗路上的点滴筹备。

2014年3月26日，85岁的陈照南在最后一次清扫土司城后，突发脑溢血。弥留之际，他紧握孙女的手，留下最后的嘱托：“飞飞，别出去打工了，留下来，把唐崖的故事讲下去……”

一年后，唐崖土司城址被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
陈飞没有辜负爷爷。她戴上讲解证，接过那支无形的“守护棒”，成为唐崖历史的当代传承人。

申遗的成功，改变的不仅是城，更是人。

为配合保护，包括陈飞一家在内的九十多户居民，从遗址核心区迁至唐崖集镇的安置小区。从农民到居民，身份的转变带来生活方式的震荡。

今年六十岁的黄翠云，对此感受尤深。

“刚搬进楼房那阵，连根葱都要花钱买，真不习惯。”她回忆道。那时的她，舍不得老宅，更放不下土地。

转变发生在2016年，她的儿子成为景区观光车司机，女儿入职票务中心。看准游客渐多的趋势，黄翠云开起一家便利店。一家人围绕世遗，重新找到了生活的锚点。

“高峰期时，我们搬迁户有近百人在景区工作。”她说。从“舍不得”到“离不开”，十年之间，黄翠云与唐崖完成了一场双向奔赴。

十年一瞬，唐崖已非旧时模样。

累计二十多亿元的投资，织就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；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亿元，民宿、餐馆从不足十家增至近百家。世遗的光，照亮了发展的路。

围绕“世遗唐崖·森林咸丰”的定位，咸丰县正系统构建“一城一镇一画廊”的空间与业态布局：唐崖河历史风貌提升、水运功能恢复、水上项目更新，以及唐崖镇历史文化街区改造……一个民俗文化与传统记忆的集中展示区，渐次成形。

站在爷爷曾经守护的土地上，陈飞望向唐崖河畔正在建设的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项目。她知道，自己不仅要讲好历史，更要让未来的唐崖，被更多人听见。

而黄翠云，则站在自家便利店的门口，期待着明年博物馆的落成。“到时候，游客更多了，我们的日子，肯定还能再上一个台阶。”

暮色渐起，石牌坊静立如初。

城，在保护中重生；人，在发展中安顿。

这一方山水的命运，因一方遗产而改变，也因一群人的坚守而熠熠生辉。